

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学术文库

主编：林多贤 副主编：罗 勇



赣 南 客家艺术

张嗣介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贛 南

客家艺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社会与文化研究/林多贤、罗勇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11
ISBN 7-207-07192-2

I. 客... II. 林... III. ①客家—社会生活—研究—赣南地区 ②客家—民族文化—研究—赣南地区
IV. 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4252 号

责任编辑: 朱佳新 李春兰
装帧设计: 龙年海

客家社会与文化研究——赣南客家艺术
张嗣介 著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印张 45.5
字 数 11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7192-2/G·1698

定 价: 96.00 元(全五册)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总 序

客家是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中原汉民渐次南下进入赣粤三角区,与当地畬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融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汉族支系。他们具有独特的客家方言系统,独特的文化民俗和情感心态。客家人分布于世界的许多地区和国家,据估计,现在全球约有客家人口八千万以上。赣南、粤东、闽西是客家人的大本营。赣南又是客家人的最大聚居地,这里的18个县市(区),除章贡区和信丰县嘉定镇以及其他少数居民点的世居居民外,其余均属客方言区,全区客家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亦即780万人以上。

客家民系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学界一种主导的观点认为,客家民系至迟在南宋时已经形成。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历史上渐次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区的北来汉民,我们称之为“客家先民”。在赣、闽、粤边客家大本营中,地处赣江源头的赣南因其“南抚百越,北望中州”、“据五岭之要会,扼赣闽粤湘之咽喉”的重要地理位置,成为接纳北来客家先民的第一站。很多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也昭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后来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的。学界一般认为,与客家民系形成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历史上的北方汉人南迁是从唐代安史之乱开始的。也就是说,安史之乱,特别是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北方地区长期战乱,而赣闽粤三角区相对安宁,于是大批避乱汉民迁居于此,成为了第一批“客家先民”。从这时开始至两宋,一批批的汉民迁来赣闽粤三角区,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并与畬

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血缘上和经济文化上的交融,最终形成客家民系。从地名普查和田野调查的资料来看,赣南唐宋以来世居的姓氏远远超过闽西和粤东,而且这里保存的客家文化古朴而内容深厚,足以说明赣南是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明末清初,赣南由于受满族铁蹄的蹂躏,又继之以凶疫,人口锐减。而此时闽西和粤东由于人口膨胀,加之清初为对付郑成功反清起义,颁布“迁海令”,封锁了沿海地区,通令沿海居民向内地挤压,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地窄人稠”的局面,人口与土地的再分配形成尖锐的矛盾,于是一部分客民只好携家出走,另谋生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回迁到赣南,与世居赣南的客家交错杂居在一起,从而最终奠定了赣南居民的现代格局。从赣南各县市姓氏源流资料来看,河东片唐宋以来世居姓氏较多,尤以宁都、石城为著,河西片明末清初回迁姓氏居多,有的县竟占百分之六七十。而且,闽粤客家回迁入赣后,又不仅仅局限于赣南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赣南后,再北上进至赣中之吉安、赣西之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湘之醴陵、浏阳、平江,再北至赣之铜鼓、修水等县,大大扩展了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因而,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期中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赣南不仅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积淀着内容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它包括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方言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艺等方方面面。

如,历史文物遗迹。赣南客家人在开发与建设赣南的历程中,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留存于赣南各地的丰富的历史文物遗迹,便是最好的证明。如宋城赣州,是当时客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客地人文兴盛的标志。通天岩石窟群,赣县田村唐代宝华寺玉石塔,大余丫山灵岩寺、嘉祐寺塔,信丰大圣寺塔,安远无为塔,石城宝福寺塔,赣州慈云寺塔等等唐宋佛教艺术,反映了唐宋时期特别是

宋代赣南佛教文化的发达。明清时期赣南各地普建风水塔,如赣州玉虹塔、龙凤塔,宁都县城水口塔,兴国县朱华塔,上犹县城水南南山塔、东山卢公塔、营前龙公塔,瑞金市龙珠塔,会昌县城外龙光宝塔,信丰油山上乐塔等等,则是明清时期赣南风水文化兴盛的反映。大余梅关古驿道,会昌筠门岭闽粤赣古通道,石城闽粤通衢等,是赣闽粤三地客家血脉相连,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赣州文庙、兴国潋江书院、石城琴江书院等则是赣南客家人崇文重教的重要历史遗存。

如,姓氏宗族文化。这主要反映在祠堂的建造和谱牒的发达两个方面。祠堂是过去客家人宗族兴盛和崇祖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每个自成村落的姓氏都有祠堂。有的姓氏除建有总祠外,还建有分祠、支祠,如宁都洛口乡南岭村卢氏就有一个总祠,四个分祠和两个支祠;上犹县营前镇黄氏除有总祠外,还建有四个分祠。赣南各地现存明清时期的祠堂不少,如赣县夏府村的戚氏宗祠,宁都洛口乡灵村的丘氏宗祠,南康凤岗的董氏祠堂等等便是代表。这些祠堂不仅规模宏伟,建筑风格别致,而且深涵文化内蕴,是我们研究古代家族文化的最好的实物资料;同时又是海内外客家后裔寻根问祖的精神载体。谱牒资料则是研究客家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依据。客家人的谱牒经“十年浩劫”,虽多有毁失,但因客家人对族谱、家谱敬若神明,千方百计加以保护、珍藏,故至今留存于民间的老族谱、家谱亦不少。如1980—1984年赣南各县市在进行地名普查和编辑地名志的过程中,就发现和查考了不少谱牒资料,其中尤以宁都为甚,其查考了族谱、家谱、草谱等1100多种。当然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的。从这些谱牒资料中,我们得以考见赣南是保留唐宋以来世居姓氏最多的地区之一,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赣南是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正因为如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客家人士和专家学者来赣南寻根问祖或探源追流。因而,客家人的谱牒也就愈来愈受到人们的珍视。

如,方言文化。客家方言被学术界称为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赣南客家话跟闽西和粤东客家话相比,则更能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因

为:第一,赣南是赣方言和客方言的交汇点,因此,从赣南客方言中更容易考见客赣方言的联系和差别。第二,赣南的客家方言既古敦,又呈同一的多样性。说它古敦,是因为这里唐宋以来的世居客家姓氏较多,因此方言中保留中原古韵成分就较多。说它呈同一的多样性,是因为明末清初粤东、闽西的客家人又大量回迁赣南,使赣南的客家方言不像粤东、闽西那样统一,而是同中有异,县与县之间不一样,甚至乡与乡之间也显出差异。因而,赣南的客家方言也就更具研究价值。

如,民居文化。围屋是颇具特色的客家民居,它不仅被建筑学家们誉为民居建筑史上的奇葩,而且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更使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诗人、艺术家们乃至一般游客为之陶醉。赣南的客家围屋,分布在龙南、全南、定南三县全境;信丰、安远两县的南部以及寻乌的个别地方,总数约五六百座,其中尤以龙南最为集中。赣南的客家围屋多为方形,与闽西圆形的土楼和粤东内方外圆的围龙屋呈不同的风格。有的研究者指出,土楼和围龙屋均是由围屋演化发展而来的,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赣南客家围屋作为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价值就更大了。

此外,遍布赣南各地的“上三下三”、“上五下五”、“九井十八厅”等府第式民居也很有特色。如赣县白鹭的古民居建筑群就吸引了许多中外旅游者和文化人前往参观和考察。

如,饮食文化。赣南客家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过去广大农村一年到头家家户户都酿有醇美的糯米酒;一入冬月,便腌制板鸭(以南安板鸭最著名)、香肠、猪肝、猪利子(猪舌头)、鸭五件、牛肉巴、酒糟鱼等等。平时招待贵客用酒酿蛋、擂茶;宴请和逢年过节吃“四盘八”,即分别用四个大盘和八个大碗盛菜,共十二道大菜。特色菜肴有荷包扎(肉)、鱼饼、白斩鸡、蛋皮、菜干扣肉、粉蒸鱼、捶鱼丝、三杯鸡、酿豆腐、炒东坡、小炒鱼、红烧狗肉等等。各地风味小吃有嗦粉子、烫皮丝、凉粉、艾米果、芋包子、勺子米果、薯粉饺子;特色食品则有丁香李、酸枣糕、甘姜、花生巴、柿饼、南康辣椒酱、兴国红薯干、会昌豆腐干、信丰萝

卜脆等等。客家饮食文化内涵深刻,具有浓烈的原汁性和乡土味,有些菜肴和食品已饮誉海内外。如何进一步弘扬其传统特色,开发出系列客家名优食品,这是振兴地方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

如,民俗文化。客家民风淳朴,客家民俗文化更是以其古敦和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为世人所瞩目。客家民俗活动一年四季均有举行。如春节期间有龙灯、蛇灯、鲤鱼灯、马灯、狮灯等各种灯彩的表演;端午节有龙舟竞赛;中秋节有“放孔明灯”、“请月光姑姐”等活动。除上述具有汉民族一般特点的节日民俗活动外,赣南还有其他汉族地区(包括客家地区)所不见的大型民俗表演,如上犹的“九狮拜象”,宁都的“竹篙火龙节”,石城的灯彩等等。这些都是赣南民俗文化中的“大特产”,无论就学术研究抑或发展旅游业而言,都极具开发的价值。

如,民间文艺。客家人爱唱山歌,一曲美妙动听的客家山歌,会激起海外客家赤子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情思。客家山歌,赣南、闽西、粤东各有特色,但最具文化内涵的要数兴国山歌。兴国山歌是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入赣南山区而产生的,它萌芽唐末,到宋代,因深受唐宋诗词的影响而渐趋成熟并广为流传。它既保留了古朴的中原音韵,又颇具浓郁的赣南客家情趣。随着客家民系的向赣南西南、闽西南及粤东粤北的发展,客家山歌也流传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客家山歌在流传过程中自然会带上浓厚的地方色彩,但从本质上说,都是兴国山歌的演变与发展。又如赣南采茶戏。据传说,采茶戏萌芽很早。采茶戏戏班里供奉的田师父,就是唐明皇时的宫廷乐师,因与歌女产生爱情,触犯宫禁,相偕逃出宫廷,流落到安远九龙山种茶为生,农事之余,教农民唱茶歌,玩茶灯,并编成《九龙山摘茶》这出戏。当然,采茶戏不可能是某个人发明的。一般认为采茶戏于明代中叶开始流行于民间,它是由安远、于都、赣县、信丰、石城等地的茶歌、马灯、龙灯、摆字灯等民间歌舞与粤东采茶灯结合发展而成的。它以载歌载舞见长,诙谐风趣,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赣南采茶戏的传统剧目,原有 100 多个,其中一部分已经失传,现

保留的传统剧目有 90 多个。如:《九龙山摘茶》、《唐二试妻》、《卖杂货》、《上广东》、《双捡菌》、《瞎子闹店》、《卖花钱》、《香火龙》、《阿三打铁》、《五岭之春》、《花灯仙子》、《吹鼓手招亲》、《满妹添喜》、《俏妹子》、《补皮鞋》等等。这些剧目,多为喜剧,反映了赣南广大劳动群众(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的劳动过程和生活片断,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不靠完整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来吸引观众,而是靠幽默、诙谐、生动活泼的表演唱腔取胜,百看不厌,久演不衰。近年来,赣州采茶歌舞剧团又推陈出新,创作出了《山歌情》、《长长的红背带——献给客家母亲的爱》等新剧目,并晋京汇演,分别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及其他数十个单项奖。昔日的山茶花,今天开放得更加烂漫。

赣南的客家文化源远流长,其内容远远不止这些,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研究、开发和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以造福于赣南人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为此,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经过认真规划,承担了江西省教育厅重点招标课题《赣南客家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工作。现在,该课题已经完成,推出的《赣南客家姓氏渊源研究》、《客家祠堂与文化》、《客家文学史纲》、《赣南客家艺术》、《赣南围屋研究》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赣南客家的历史与社会提供有益的帮助,也为客家文化的传承和促进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是为序。

林多贤

2006 年 11 月

(作者系赣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顾问)

序

第一次遇到并与张嗣介合作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时，他
为我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贡献了三篇精彩的文章。第一篇，《沙河
口的萧氏宗祠崇鹤堂及祭祖俗》收录于丛书中的第 3 册；另外两篇，
《赣州康王崇拜》和《赣州仙娘古庙与太太生日》发表于第 7 册。三篇
文章都取材于地方宗教信仰，至今相关主题依然鲜见于中国。张嗣介
先生不仅自主选择了该领域，而且坚决和全面的作了必要的实地调
查，从而完成了三篇极富意义的文章。其中讲述神与节日的传说，尤
其具有价值。

现在看着张书之目录，我更加理解了为何他能写出如此高质量
的文章：正如他在前言中讲到，1978 年他就开始对地方文化产生兴趣。
那时，他主要关注地方文化的美术层面。本书的论述重点至少部分是
针对美好的事物。并且篇中描述的许多美好事物不是完全式的宗教，
就是与传统式的宗教密切相关，当中自然不乏祠庙与宝塔，也有戏剧、
民歌以及与各种节日相关的特殊主题。

然而，最重要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张嗣介自 1978 年就已经开始
进行地方文化的研究。正是那种对地方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的热爱，
才能解释为何他能二十多年来，一直耐心的积累田野调查的图片和
记录，从而使得今天能贡献出收纳如此丰富地方物质文化的集子。
无疑，地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密切关注本地之特质性。那些研究“高

级文化”的学者倾向于将地方文化蔑视为“低级”，认为更不具重要性，更小影响力。吸引这类学者的是典型性而非特殊性。但是，最终每个事物都是独特的，每个地方文化皆会形成与本地历史、需求和品位一致的精英和民众传统。有时人们说，“一切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文化也一样。

作为“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的编辑，我想特别感谢张嗣介给我们带来了这本介绍赣南客家物质文化的书。其对我丛书中所着重表达的本地风俗之社会和经济层面给予了完美的补充。读者透过我们关于赣南客家的系列，可以知道本地客家人是如何组织他们的节日，他们喜欢怎样的戏剧，你甚至能读到祠庙布局的简短说明。然而，在本书中，读者却能够发现专业绘制的，有着图片说明的同样的祠堂布局，并且不光有祠庙，也有居家设计和家具。读者还会找到客家人居住的房屋，以及他们穿着的衣服、喜爱的绘画和书法。你也不仅能读到灯彩节的说明，更会看到各式的地方灯彩。甚至书中还涉及剪纸以及葬礼和节日纸扎的准备等一些日渐消失的艺术形式。简而言之，张嗣介的这部新著帮助我们将我们在“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中所描述的客家社会跃然纸上。真的要感谢他的精彩叙述和图片。

劳格文^①

巴黎，2006年10月2日

^① 劳格文(John Lagerway):著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校人类学系教授,法国远东学院院士、教授。

Preface

I first met and worked with Zhang Sijie in the mid-1990s, when he contributed three excellent articles to my “Traditional Hakka Society Series”. The first one, entitled “Ancestor Worship Among the Boat People of Ganzhou”, appeared in volume 3 of the series; the next two, on “The Kangwang Temple of Ganzhou” and “The Temple of the Women Immortals in Ganzhou”, were published in volume 7. All three dealt with local religion, a subject then still rare in China, but Zhang not only chose the subjects himself, he did the necessary fieldwork with determination and thoroughness. The result was three extremely rich essays, especially as regards the tales told about the gods and the festivals organized in their honor.

As I look now at the table of contents of Zhang’s book, I understand better why he was able then to produce such high-quality essays: in 1978, as he tells us in his preface, he began to take an interest in local culture. At that time, his main focus was the aesthetic aspects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emphasis in the present book is at least in part on beautiful objects. But many of the beautiful objects described in this book are either directly religious or closely tied to customary religion: temples and pagodas, of course, but also the opera, the popular songs, and special objects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festivals.

Most important, however, was the fact that Zhang Sijie was, already in 1978, studying local culture. It is this love for local culture, especially its material aspects, that explains why he has been able patiently over the decades to

build a collection of field notes, photographs, and recordings that enables him now to give such a rich account of local material culture. By definition, the study of local culture involve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local particularity. Those who study “high culture” tend to look down on local culture as “low”, less important, less influential. What interest them is the typical, not the particular. But in the end, every object is particular, and every local culture transforms elite, national tradi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history, needs, and taste. It is sometimes said that “all politics is local”; the same could be said of culture.

As editor of the “Traditional Hakka Society Series”, I am especially grateful to Zhang Sijie for this book on Gannan Hakka material culture: it complements perfectly the emphasis of my Serie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of local customs. The reader of our books on Gannan knows how the local Hakka organized their festivals and what kind of opera they preferred, he even has short descriptions of temple layout. But here the same reader will find the same layouts professionally drawn, together with photos, and not only of temples but also of homes and their decoration. He will find not just the houses people lived in, but also the clothes they wore and th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they enjoyed. He will find not just descriptions of lantern festivals, he will be able to see for himself the variety of local lanterns. Even evanescent arts like paper-cutting and the preparation of paper objects for funerals and festivals are covered. In short, Zhang Sijie’s book, thanks to its illustrations, helps bring the society we describe in the “Hakka Series” back to life.

John Lagerwey
Paris, 2 October 2006

前 言

很早就想写一本关于地方美术研究的书,这大概是和受 20 世纪 30 年代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父亲影响,从小爱好美术,学习美术有关。中学毕业后,因为“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于垦殖场。仗着一点稍能写画拉唱的小技,时而有幸内外走动,涂墙画壁,展览宣传,获得接触外界社会,向艺术界老师学习的机会。

1978 年,开始从事文博考古和地方史工作,便有了研究地方美术史的想法。由于研究难度太大,难在不仅要了解美术形式的表象,更要明其内涵,还须对相关历史、文化、宗教、建筑、政治、经济、军事、民俗风情乃至移民史都要有一定深度的了解,才能把这项研究做到位。即此,也只好作长期打算,一步一坑,广泛地调查收集相关资料。

一晃二十多年,天命之年早过,不能再等。于是 2003 年开始,在多年专业积累、田野调查和数千照图资料的基础上,断断续续进行整理研究,动笔聚拢,力求形成系统。想通过赣南^①客家艺术形态的表象,努力发掘它的内在精髓,弄清楚它背后的文化。我以为,这些背后的文化才是它们的根,它们的源,它们真正的文化本质。

^① 江西南部地区即为“赣南”。北宋开始,赣南由虔州一个府级行政管理机构先后析置为 2~3 个州府行政机构。1952 年 12 月,赣南又恢复为赣州一个府地级行政管理机构至今。本文中提及的赣州,除注明处外,即指赣南范围。

大多数学者认为,客家民系的基本形成在宋代。至后,在不断迁徙和流动中发展壮大和成熟。以移民组合为主要群体的客家民系,源地不同相互磨合,文化也日臻成熟。然而,宋代以前的赣南居民,他们文化艺术承传的特点如何?与以后磨合形成的客家文化艺术区别何在?共性为何?我想,要弄清这些,自是不能够对其前的美术状况不加涉及,不作研究。虽然,它们存世的资料很少,却弥足珍贵,是客家艺术比较研究、区域文化传承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赣南大地,神异灵杰,是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纵贯江西的赣江上游,与闽粤边际山水相依,章、贡二水成为北人携家南下的茫茫之路,客家民系形成的涓涓血脉。

章江上游,踏岸南安码头,越过梅关,就步入广东南雄的土地,浮上北江湓水。数公里的梅关驿道,犹一条纽带将浩瀚长江与滚滚珠江相连,沟通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北陆路通道。

赣州东南,峰峦迭嶂。寻乌、安远大山中源出的两江清流,东西两路,流入毗邻广东,汇珠江水系,成东江源头。既而,有了“江西九十九条河,只有一条通博罗”的古谣。

贡江源头,武夷山西麓的石城、瑞金与闽西宁化,长汀接壤,明代即称为“闽粤通衢”的石城,距宁化石壁仅 20 公里。贡水支流上端名镇——会昌筠门岭,与福建武平接界,成入闽要塞。赣闽粤三地客家相际望对的边垂城市,相距不过 50 余公里,息息相通。江河地理,生态环境,使赣闽粤边际形成了一个经济地理,民系人文特点的共性区域,相同文化圈。

赣州,自古是北部和东南移民,沿赣江上溯进入闽粤的主要通道。以宁都、兴国、赣县为核心的赣州北部地区,成为接纳这些移民的门户。入唐以来,进入赣州的北地移民增多,尤其在唐末宋初和两宋之交时期,北方、江淮乃至赣中移民的大批迁入,使赣南人口猛增,经济骤升。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由唐元和年就不断下降的赣州人口,从26 260户回升猛增到85 148户,增长3.2倍。南宋后期宝庆年,在赣州府已分出3县设立了南安军的情况下,人口在原基数上还增长了5.5倍。人口增多,使赣南州、县级行政机构也析地增多。唐末,赣州(原称“虔州”,南宋绍兴年改称“赣州”)增加1监,五代又由7县1监析增为11县。北宋淳化元年(990年)赣州又析地又置南安军(治地:大余)。从此,赣州分成了2个州府级单位,13个县。

宋代赣南达到了接纳移民,人气旺盛的一个历史高峰期,经济的迅猛上扬,使赣州一跃成为当时全国的三十大城市之一。在大移民大变迁和经济地理的大环境襁褓中。赣州这块土地终经数百年孕育发展,成为客家民系的摇篮,赣闽粤客家大本营。

漫长岁月中,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相斥相融,汉文化与畬、瑶文化长期磨合,扬弃交融,终于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认同文化——客家文化。

南宋末,一场移民大潮又渐开始,走走停停持续到明末清初。赣南的唐宋移民大多纷然离去,战争与灾荒再度导致人口减少。取而代之的江淮、赣中新移民又一批批地踏进了赣南的土地,中原移民大为减少。同时,粤闽涌入的大量客家人也成为移民赣南的庞大群体,他们当中不乏有回迁赣南的粤闽客家人。大片荒芜的沃土,使那些祖先曾生活在赣南的闽粤客家人,又萌发了对祖先故土的眷恋,重新回到了赣南。

“民颇善迁”^①的赣南,在不断迁徙、定居、流动中,居民原籍成分的变化,使赣南原文化又融入了新的成分,它的文化构成又产生了新的特点。它们有:赣南客家原有的本土文化,也即所谓相对土著的老客家文化;也有江淮、赣中等地新移民的外来文化;还有闽粤客家人,

^① 见明嘉靖《赣州府志·卷一·风俗》,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11月影印版。

包括与赣南亲缘的闽粤客家原个性文化。三类不同地域和群体的文化水乳交融,使赣南深厚的客家文化主体产生了新的变化,它承传兼容了不同个性的优秀文化,由此,形成了今天具有浓厚特色的赣南客家文化艺术。

这种文化体现,既比较多地保留了一些中原文化的因素,又保存了早年的地方土著,还包含了与畲、瑶等族融合的文化基因,更兼容了明清时期,闽粤客家和赣中文化圈中具有个性的同体文化,这种多元,成为赣州文化艺术的区域特点。

赣南客家文化的多元性,使它更多地反映了早期客家文化孕育发展的地域特点。这种文化的深厚积淀,是雄浑中原文化与赣南本土文化及新移民原籍地文化的叠压,经过时间溶剂的渗透交融,形成了今天赣南客家的文化结晶。

总之,“人”作为文化创造者和传播者的发展源,随着时间、地理、环境和周围群体的变化,不断地进行文化的再创造,再提炼。通过众多载体传媒的体现、服务、传承,形成了维护民族民系的一种精神特质和前进的动力,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灿烂一束。